



拥有广阔退路的人总是能显得很高尚……当你第一步走错了之后，就无法再回头。

周浩晖 / 著

SINANG  
TONGZHIDAN

# 死亡通知单



# 死亡通知单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通知单 / 周浩晖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 
2009.7

ISBN 978-7-80173-899-8

I. 死… II. 周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7862 号

## 死亡通知单

作 者 周浩晖

责任编辑 潘建农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×965 16 开

19 印张 332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99-8

定 价 28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 sina. net

http://www. sinoread. com



序曲结束之后，正章应该开始。这相隔的时间确实是太长了一些……不过，这一天总算还是到来了。

想想那即将展开的华丽乐章，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，你不想加入进来吗，我的老朋友？

我知道你也早已期盼了太久了。

我能想象你看到这封信笺时的表情——你会激动得颤抖起来，是吗？热血在燃烧，无穷的力量正在躯体中聚集！——正和我此刻的感觉一样。

我已经嗅到了你的渴望，你的愤怒，甚至是你的恐惧……

快来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

那个人不像是在写信，倒像在描绘一幅精美的工艺品一般：落笔又重又慢，一笔一画都是那么仔细，甚至连每个标点符号也工整得一丝不苟。当信笺的最后一笔完成之后，写信者长长地吁了口气，将身体靠向椅背，

陷入了沉思中。

十八年的漫长等待，终于要开始了……他一定会来的，多么刺激啊。  
这一次我能够赢他吗？

我的身体在颤抖？我太兴奋了……当然，我也不会否认，我有些压抑不住心中的那种恐惧。正视它！一个真正可怕的手才能带来这样的美妙感觉。

他的怒火足以将我烧成灰烬，再过一百年，也仍然是如此。

一切已无法回头，这是十八年前便已决定的宿命。

……

CONTENTS 1

# 目录

引子·001

第一章·风雨欲来·001

第二章·十八年前的惨案·029

第三章·初次交锋·050

第四章·罗飞的秘密·075

第五章·割喉·098

尾声·294

第十一章·最后的交锋·270

第十章·Eumenides 的诞生·232

第九章·茧破丝出·203

第八章·疑云重重·179

第七章·死亡矿洞·152

第六章·两分钟的时差·116

# 目录

CONTENTS 2



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九日。下午十五点四十分。

A市是典型的温带季风性气候。一过中秋，寒意就浓了起来。这两天更是连绵阴雨，气温陡降。大街上，呼呼的风儿夹着细密的雨点往来肆虐，弥漫起一股阴冷的气氛。虽然是省城，虽然是周末，这样的气氛也足以大挫人们外出的热情，街面上人影稀寥，难觅往日的热闹与喧嚣。

郑郝明从出租车上下来后，顾不上打伞，他快跑了几步，然后一头扎进了街口拐角处的极天网吧内。在做这一连串动作的时候，他那略显臃肿的身体已远不如年轻时那般矫健和灵活——岁月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刻上应有的痕迹，毫不留情。

与街面上相比，网吧内人头攒动，倒是热闹了许多。由于周围有不少高校，所以极天网吧从来就不用为客源担心。那个胖胖的老板此时正站在收银台后面，守着丰厚的营业款，满面红光。看到郑郝明急匆匆地走过来，他略感诧异：这种场合是很少有年近半百的中年男子来光顾的。



郑郝明的衣服湿漉漉的，头发也一绺一绺地纠结在了一起，这使他看起来多少有些落魄。

多半是个来找孩子的家长吧？胖老板猜测道，同时暗自在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应付对方。他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家长：自己徒劳奔波了半生却无所成就，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。可是连自己的人生都把握不好，又怎么去把握其他人的呢？所以他们在家庭教育方面往往也是失败者。

不理他就好了。胖老板很快打定了主意。从对方的年龄来判断，这个人的孩子应该已经成年了，这样便不会有什么大麻烦。

那个中年男人却显得很心急，来不及喘上一口气，他已经把一个手包放在柜台上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过来：“查一下这个地址，告诉我哪台机器。”他的声音沙哑且疲惫。

纸条上的网络地址确实是落在极天网吧的IP段内。胖老板淡淡地瞟了一眼，然后爱答不理地翻了翻眼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少废话，快帮我去查！”中年男子忽然瞪起了眼睛，那目光竟如火灼一般烧人。这番气质变化来得过于强烈，也过于突然，不仅胖老板被吓了一跳，不远处年轻的女网管也被惊动了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向这边看了过来。

胖老板略回过了味儿，立刻感到尊严受到深深地伤害，正要发作反击时，那男子却又掏出一本证件拍在台子上，压低了声音喝道：“我是警察！”

警察！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子居然是个警察……胖老板一下子瘪了，他悻悻地咽了口唾沫，把那张纸条传给身旁的女孩：“小琳，帮他查一下。”

女孩不敢怠慢，她右手举着纸条，左手五指翻飞将地址输入了搜索栏。很快显示器上便显出了结果。

“第二排左边起第六台机器。”女孩脆生生地说道。

“嗯。”郑郝明满意地点点头，向着女孩所说的位置张望了几眼，那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看起来二十岁左右，头发染成了暗红色。

“他上了多长时间了？”郑郝明又问了一句。

“从中午开始，快五个小时了。”

郑郝明从手包里拿出一个数码相机，对着小伙子按下了快门。他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，网吧内环境嘈杂，小伙子又沉醉在自己的网络世界中，对这一幕丝毫没有察觉。

胖老板的目光在小伙子和郑郝明身上来回打着转，摸不清这里头的玄机。不过毫无疑问那个小伙子引来了警察，对这样的麻烦人物以后便不能接待了，虽然他也算是本网吧的常客。

郑郝明似乎感知到了胖老板的所想，他忽然转过头来吩咐了一句：“我马上就走……你不要惊动那个人，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”

胖老板无奈地点点头——那个警察已把他完全压在了下风。

数码相机忽然“嘀”的一声，发出了提示音。它的主人查看了一下，却是储存器的容量已经满了。

郑郝明轻轻地吁了口气，像是完成了某种任务一般。同时显出凝思般的神色。

近半个月来，他的足迹遍布全城的网吧，已经对数十个目标对象拍了三百余张照片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有意义。

不管怎么样，去拜访一下那个人吧……十八年了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记得我？郑郝明这么想着，迈步走出了网吧。他的离去就像他的到来一样突然。

秋风窜过，几点冷雨打在了他的脖颈中，冰凉的水滴与他心头的寒意相互呼应，使郑郝明禁不住打了个哆嗦。

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吗？或者说，那一切根本就从未结束？

……

晚二十点十七分。

当郑郝明费尽周折找到那个目的地时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。这里是一

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，巷道狭窄，残缺不全的路灯闪着昏惨惨的幽光，空气中则弥漫着一股令人很不舒服的霉湿气味。

而仅仅百米之外就是省城繁华的商业街区。那里霓虹闪烁，人们聚集在各式酒楼、商场和夜店中，享受着灯红酒绿的夜生活。相比之下，郑郝明所处的位置完全成了被现代社会所遗忘的角落。

阴雨仍未止歇，巷路上到处淌着肮脏的污水。中年警察却对此浑然不顾，他蹬着水径直走到一间矮屋的前面，核对了门牌号码之后，伸手在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。

“谁呀？”干涩嘶哑的声音从屋中传了出来。说话者虽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但发出的音量却有限得很。不过这声音偏偏又如此地刺耳，似乎直接磨在了郑郝明的耳膜上，令他的头皮一阵阵地发麻。略经思忖之后，他回答了一句：“我是警察。”

一阵轻微的响动伴随着令人心悸的等待，随后小屋的木门往内打开了。借着屋中昏黄的灯光，郑郝明看到一个如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

虽然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，但郑郝明脸部的肌肉还是不自觉地抽动了两下。在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凄荒之地，眼前出现一个这样的“怪物”，不管是谁都会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吧？

是的，这活脱脱便是一个“怪物”，他弓着背，光秃秃的脑袋上没有头发，只有一片片黑褐色的陈年伤疤。他的脸上也是坑坑洼洼的，像一团被踩烂的泥巴，从中找不出半块完好的肌肤；而他的五官则更加令人不敢卒睹：一双眼睛斜吊着，眼脸旁布着伤痕，鼻翼缺了大半个，暴露出黑黝黝的孔洞来，上嘴唇如兔子一般裂开了一道豁口，显出残缺不全的黑黄色牙齿。

郑郝明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然后他叫出了那个“怪物”的名字：“黄少平。”

名叫黄少平的恐怖怪人目光倏地一凛，他紧盯着对面的来客看了半

响，然后颤着声音说道：“你是……郑警官？”他的声带应该是受到过极严重的损害，说话时带着残破的气音。

郑郝明的眉头跳了一下，颇感意外：“没想到你还能认出我……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得。”

“我怎么能忘记？”黄少平咬着牙挤出了这句话语。那嘶哑的声音似乎长出了锯齿，一下下地拉在郑郝明的心头上。

“我也没有忘记，从来没有！”郑郝明的情绪受到了对方感染，他的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，“所以我今天才来找你。”

两个人，一个警察，一个怪物，他们在潇潇的雨夜中对视着。两个人的目光似乎比风雨更加寒冷，足要把夜色都冻住了一般。

良久之后，那怪物的声音打破了沉默。

“进来吧。”黄少平一边说着，一边转身向屋子深处走去，他艰难地拄着一副拐杖——原来他的双腿也是残疾不全的。

郑郝明默默地跟在主人身后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。屋子不大，约有十多个平方的面积。靠门口处隔出了一个小间，摆着炉灶和锅碗，想必便是厨房吧。再往里则是起居室，条件简陋得很：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唯一有点儿价值的就是一台 21 吋的老式电视机。

郑郝明感到一阵心酸，他可以想象黄少平是在怎样的一种艰难境地中熬过了这么多年。那种苦痛和寂寞该如何承受？

他本不该如此的，他也会有美好的生活，一切都源于十八年前的那场罪孽，而作为一名警察，我却至今无法将那罪孽终结……伴着这想法，郑郝明颇为自责地叹息了一声。他的眉头因此锁起，在双眼眼侧拉出了大片的鱼尾纹。

黄少平挪动到床边坐下，然后他翻着怪眼，直接便切入正题：“郑警官，你突然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了新的线索？”

“是有些线索，不过……也不知道有没有价值。”郑郝明坐到对方身边，他拿出一台数码相机，调到浏览照片的模式后送到黄少平眼前，“你看

看这些人吧，会不会有什么发现？”

黄少平把身体倾了过来，凝目看着相机的显示屏，不过他很快就显出了失望的表情，摇头道：“不对，这些人都太年轻了，十八年前……他们根本不可能。”

“我知道……”郑郝明沮丧地舔了下嘴唇，“可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么一条线索，任何环节我都不想错过。你还是仔细看看吧，或许即便不是当年的本人，也会和那个人有些什么联系呢？你用心看，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感觉！”

“什么感觉？”黄少平有些茫然地扫了郑郝明一眼。

郑郝明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是啊，什么感觉呢？如果根本不是同一个人，那自己要对方去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这个要求确实是强人所难，甚至是有些荒谬的。

好在黄少平并没有太拘泥于这个问题，他还是一张一张地，非常仔细地看完了相机上储存的所有照片，最后他摇了摇头，显然是一无所获。

郑郝明无奈地叹息一声，将相机收了起来。

“这些都是什么人呢？”也许是不忍心让对方过于扫兴，黄少平有些找话茬似的提了个问题。

郑郝明没有回答，他并不想解释太多——跟对方说那么多干什么呢？这个人根本毫不知情，多年前的那桩惨案，他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罢了。

黄少平似乎看出了郑郝明的想法，他忽然“哧”地笑了一声，不知道是在嘲笑自己，还是在嘲笑对方。伴着笑声，他那豁开的嘴唇向上掀了起来，露出大片参差恶心的牙床。

郑郝明皱起眉头道：“你……你该去做个整容。”这句话多少有些失礼，一说出口，他立刻就有些后悔了。

“整容？”黄少平从喉口艰难地挤出几声冷笑，“我哪儿来的钱？靠着几个救济金，上街捡些破烂卖卖，我能活到今天已经不错了。”

“也是……”郑郝明显出尴尬、同情且又爱莫能助的神色。一个残疾者

的日子无疑会更加举步维艰。黄少平的窘迫境遇使郑郝明想到了自己的女儿，他的心中不免又如针扎般地刺痛了一下。

郑郝明抬腕看看手表，夜里九点多了，他必须去接女儿了——不管多么忙碌，这件事情总是不能忘记。

“这个……照片你都看了，如果回头想到些什么，及时跟我联系吧……我也可能还会来找你的。”

黄少平不再说什么，他拄着拐杖站起来，表明了自己送客的态度。

……

两天之后。

十月二十一日。上午十点四十五分。

A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办公室里，凝重的气氛几乎让人窒息。队长韩灏拍案而起，他的眼睛瞪得溜圆，用近乎怒吼般的声音喝问：“什么，你再说一遍？”

对面的刑警队员尹剑比这个身材高大的队长要矮了整整一头，他有些畏畏缩缩地咬了会儿嘴唇，这才用夹杂着悲伤和惶恐的语气说道：“南城派出所刚刚打来电话，郑郝明郑老师……被害了。”

韩灏确信自己没有听错，他脸部的肌肉扭曲着，追问道：“什么情况？”虽然他刻意压低了声音，但那话语中正在积蓄的愤怒和悲痛还是令人不寒而栗。

尹剑也稳了稳情绪：“据南城派出所的同志说，他们十分钟前接到报警，说辖区发生了凶杀案。五分钟后首批警力到达现场，结果发现死者是我们队里的郑老师，于是他们立刻打电话过来通报了案情……更具体的情况还在进一步的跟进中。”

“马上出发，去现场！”韩灏披上外衣，大踏步地往办公室外走去。尹剑紧着小跑了两步，跟在他身后又说道：“韩队，还有个比较特殊的情况——报案的人本身也是个警察。”

“哦？”韩灏脚下丝毫不停，“是南城所的？”

“不，他自称是龙州市刑警队的队长。”

“龙州？”韩灏蹙起眉头：这个不属于省城的管辖了，这个家伙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地盘上？

不过这疑问只是一晃而过，他现在实在没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毫无头绪的问题，他必须尽快布置好案件的启动工作。在从办公室到汽车的这段路上，韩灏用电话调集了局里最好的法医、最好的刑侦勘查专家以及刑警队中最精干的搜捕力量，所有的人都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往案发的第一现场。

郑郝明的死讯犹如引爆了一颗炸弹，立刻在整个A市公安系统内掀起了轩然大波，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刑警身份，更源于其从警近三十年来积累的荣誉和口碑。

郑郝明今年四十八岁，二十三岁时进入A市公安局刑警队，从此展露锋芒，连破大案奇案，亲手捕获的悍匪顽徒数以十计，虽然因学历上的限制，升迁的机会较少，但在公安内部，他却早已成了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。这两年因为年龄的原因，他渐渐退离了一线，可队里的那些毛头小伙子哪个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？不夸张地说，郑郝明就是A市刑警大队的标志，即便脾气火爆的大队长韩灏到了他的面前，也得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“郑老师”。

这样一个人物居然遇害身亡了，这简直就是在所有警察的心口上捅了一刀。而对于韩灏来说，这一刀捅得无疑尤为深重！偏偏这个刑警队长素来脾气火爆，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。他因此暗暗咬牙发誓，不管凶手是谁，他一定要让对方承受最严厉的惩罚！

上了警车之后，韩灏便不断地催促司机：“快！快！”蓝白相间的小车开着警报灯，一路呼啸疾驰，以接近一百迈的速度穿行在环城公路上，沿途的车辆纷纷避让，而过往行人则交头接耳，不知是发生了什么骇人的案子。

郑郝明两年前在市里买了一套商品房，把家人都搬入新房之后，原来公安局分给他的住宿楼便空了下来。不过这老屋子也没有完全闲置，有时候办案晚了，郑郝明便会回到这里休息过夜，一是周围的同事多，联络啊，行动啊都方便；同时也免得打搅到早已熟睡的妻女。后来久而久之，这老屋子就有点儿成为他的“第二办公室”了。

根据城南派出所的通报，郑郝明遇害的地点正是在此。这个地方离公安局本来就不远，韩灏他们警车飙得又快，十分钟不到便已抵达了目的地。

这一片的住宅区都是老式砖混结构的矮楼。郑郝明的住所在7号楼的三层。韩灏不待警车完全停稳，打开门便跳了下来，向着楼洞内快步而去。出事的单元门口正守着一个派出所的年轻干警，见到市局刑警队的同志到来，他立刻让开道路，同时行了一个礼。

韩灏带人上到了三层楼梯口，却见郑郝明的宿舍外又守着两个干警。这两人也是认识韩灏的，他们很尊敬地打了招呼：“韩队，你来了。”

“你们干吗都在外面站着？”韩灏板着面孔，急切地喝问，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两个小伙子面露难色，其中一个挠了挠头：“这个……不太清楚，那个人不准我们进去，只让我们在外面守着。”

小伙子说的确是实情。接到110指挥中心的命令后，他们立刻赶到了这里。可是屋里的报案者却不让他们接近现场，而且对方亮了身份，竟是个刑警队长。他们便有些懵了，也搞不清对方是不是专门过来查案的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一边守在门口，一边打电话通报了市局的刑警队。

韩灏当然不清楚其中的细节。虽然心中疑窦丛生，但他也没有必要再问什么，而是直接大步踏进了屋内，亲眼去看个究竟。

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屋，进门后左首是个客厅，右首方向则是厨房。郑郝明仰面躺在客厅的地板上，从脖颈处往下汪了大片的血迹，看起来已死去多时。另有一名男子正背对屋门单膝跪地伏在死者的身边，盯着地板



上一柄散落的菜刀仔细端详。由于是老式建筑，房屋通风并不是很好，厅内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

韩灏在门边不远处收住脚步，蹙起眉头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此时尹剑也走进屋来，守站在他的身后。

在韩灏问话的同时，那陌生男子已回过了头，只见他大约三四十岁的年纪，身形消瘦，浓眉直发，一双眼睛虽然不算大，但目光却敏锐至极。

男子见到韩灏二人，左手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们不要靠近。同时右手到怀中掏出本证件扔了过来，自我介绍道：“龙州市刑警队，罗飞。”

韩灏伸手往空中一抓，将证件稳稳地接住。略略看了看之后，他将证件交给尹剑，同时低声吩咐道：“让信息科查一查他的资料。”

罗飞的耳朵微微一动，似乎是听到了韩灏的话语。他一边打量着二人，一边问道：“你们是刑警队的？”

尹剑指了指韩灏：“这是我们的韩队长。”

罗飞点了点头：“很好。那你们应该很清楚案件现场勘查的常识，如果你们要接近死者，请注意不要破坏掉任何可能存在的现场痕迹。”

韩灏面沉似水，他冲尹剑挥了挥手，示意后者先退出去。尹剑暗暗摇了摇头，他深知这个队长素来自视甚高，罗飞的这几句话虽属无心，但已经犯了很大的忌讳。再加上郑郝明遇害，他本来就已经悲愤交加，这下肯定是有好脸色给对方看的。

果然，尹剑刚刚走到门外，便听见韩灏的声音在屋内响起：“罗队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他说话的语气极为生硬，充满了质问的意味。

罗飞愣了一下，显然也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。想想自己刚才的言行确实有些失礼，他连忙站起身解释道：“哦，我是……有一些私事来找郑警官，没想到郑警官……”

“好了，既然你是私事过来的，就请你先离开现场。”没等罗飞说完，韩灏已经冷冷地打断了对方的话语，“至于事情的前后经过，请你到门口去找刚才的尹警官，由他负责对你进行询问。”